



张果老外传

唐怀民
著





张果老外传

唐林晓 著



张果老外传

唐怀民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果老外传/唐怀民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. 9

ISBN 7-5063-1078-3

I. 张… 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6249 号

张果老外传

作者: 唐怀民

责任编辑: 那耘

装帧设计: 陈静雅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印刷: 北京博诚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87 千

印张: 8

插页: 5

版次: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078-3/ I. 1066

定价: 1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

唐怀民，1954年11月生于砀山，1981年底毕业于安徽农学院。历任符离镇镇长、宿县县委副书记、县长、县委书记，1992年8月任淮北市市委常委兼濉溪县县委书记、淮北市市委常委兼副市长，1996年4月调任安徽省农经办副主任。

政务之余，从事业余创作，曾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三十余万字，并与人合作把代表作《口子酒、红丝带与张果老》改编成电视连续剧《神仙张果老》公映。

神仙张果老为了寻找一个能炼长生不老丹的理想场所，遍游了大江南北，三山五岳，一直未能如愿。后来，他~~踏过~~老龙脊山（~~唐~~座在安徽涇阳县境内），^{途经}见此山虽名不经传，但却风光奇异，有一种独特的迥迥^迥奇之美。于是张果老便降落了祥云……

张果老头戴皇冠，身披鹤氅，手执拂尘，足踏云履，肩背宝葫芦，仔仔细细^{其地}选~~了~~了老龙脊山。只是老龙脊山气候宜人，山上云绕雾披，林麓幽深；满坡遍野到处是古树参天，奇花异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第一章	果老炼丹老龙脊 偷饮口子受苦刑.....	3
第二章	徐口子拜师学艺 人参精逢凶化吉	17
第三章	九儿舍身入道观 妖道暗自施毒计	56
第四章	九儿误食人参精 桃花怒喝定心丹.....	106
第五章	果老痛斩前世情 相丞李坤回故里.....	141
第六章	诸侯纷争欲称霸	

	桃花李坤破关卡.....	176
第七章	饮罢口子不称霸	
	天上人间出彩霞.....	214
后 记.....		246

第一章 果老炼丹老龙脊 偷饮口子受苦刑

神仙张果老为了寻找一个能炼长生不老丹的理想场所，遍游了大江南北，三山五岳，一直未能如愿。后来，他途经老龙脊山（即现今坐落于安徽濉溪县境内的老龙脊山），见此山虽名不见经传，但却风光奇异，有一种独特的迤逦旖旎之美。于是，张果老降落了祥云……

张果老头戴星冠，身披鹤氅，手执拂尘，足踏云履，肩背宝葫芦，仔仔细细地勘察了老龙脊山。只见老龙脊山气候宜人，山上云绕雾披，林麓幽深；满坡遍野到处是古树参天、奇花异草，四时不谢，景色十分秀丽，确实是一个炼丹的好地方。

不过，最让张果老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，老龙脊山的沟壑陡壁上生长着一种名叫金蕨子的中药，而且数量之多足以让张果老永远不想离开此地——这种草药是炼长生不老丹的主要一味药材，十分罕见，只有在王母的后花园里生有少量的植株。因药源紧缺，张果老遍寻名山大川，一直未能觅得芳踪。今天在这老龙脊山偶然得以相见，对张果老来说，不能说不是一种意外之喜。否则的话，每次炼丹，都要往返蓬莱与老龙脊山之间，却实在是费

时又费力的苦差事。

然而，炼丹首先要有一眼好泉。于是，张果老折着一段细竹杆，在老龙脊山的周围的泉窝里东探探，西瞧瞧。遗憾的是，张果老一连三天也没找着一口理想的泉眼。第四天黄昏，正当张果老失望至极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岩壁中淌着一股泉水。

张果老急步跑到了岩壁前。在夕阳的余晖下，那泉水十分奇特，一会儿沸腾喷涌，水花四溅，雾气缭绕；一会儿又趋于平静，悄悄流淌，仿佛凝结不动。如此反复循环，没完没了。说也奇怪，那泉水还能在阳光下变幻色彩，像一条五颜六色的彩带。张果老见状，忙跨上两步，双手捧起喷涌的泉水，喝了一口，清凉甘甜，透心沁脾。

张果老不由得大喜过望，当即在岩壁旁开凿了一口水井，取名：古泉井。

然后，他开始铸炉结庐，采药选料，废寝忘食地炼丹，赤诚静心地诵经，日夜不息……

丹炉开炼后，统管道教的真武大帝从齐云山赶来，看到张果老奉玉帝之命炼长生不老丹日夜不眠，颇为怜惜，就吩咐一个机灵聪颖的小仙黑吕童来相助张果老。

真武君笑吟吟地对张果老说：

“果老，你一个在此炼丹实在太辛苦，我把小徒黑吕童带来交于你使唤，以便解你烦忧……”

张果老受宠若惊，深深地打了个稽首，说道：

“谢谢真武大帝如此赏识！对您的厚爱，果老感激不尽……”

张果老非常喜爱这个聪明能干的黑吕童，就认真地向他传授炼丹的道术……

时隔不久，黑吕童就初步掌握了炼丹的一些技能，并且可以为张果老分担一些操作了……

自此，每到深夜，黑吕童就能替代张果老守护丹炉。这样，张果老不但能得到必要的休息，而且还能够得以抽空与吕洞宾、蓝采和、铁拐李、曹国舅、韩湘子、汉钟离、何仙姑等七仙一起切磋技艺，饮酒、作赋、下棋……

这天深夜，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。

当时，黑吕童正在全神贯注地守护着丹炉时，突然从墙上跃下一只似狐非狐、似猴非猴的尖嘴小兽，对着黑吕童直叫。黑吕童从没见过这种动物，就挥手去赶。可是，它根本不理黑吕童的茬。黑吕童非常恼火，就跳起来伸手去抓，谁知那尖嘴小兽非常机灵，又跳又逃，把黑吕童引出来，一眨眼就无踪无影了。

黑吕童气喘吁吁地返回到炼丹炉前，一瞧，愣住了。原来，那炼丹炉不知被谁浇灭了！清澈的古泉井，也被撒上泥沙，搅得混浊不堪。黑吕童见此，心里又恨又急，不由呜呜地大哭起来。

哭声惊醒了睡在内室的张果老。

张果老披衣下床。见此情景，也异常惊骇。黑吕童啜泣地向张果老说明了根由。

张果老安慰黑吕童道：

“小师弟，别难受，炼丹本是一件艰难又辛苦的事情，哪能那么顺利。来，我们重新开炉吧！”

黑吕童点点头，抹去泪水，又帮着张果老配方合药，重新点红炉火，炼起丹来……

接连十多天，都相安无事，眼看一炉新丹又要炼成了。张果老心里高兴，黑吕童也感异常高兴。

这一夜，张果老实在疲乏了，在黑吕童的相劝下，回卧室去打盹。张果老临睡前，叮嘱黑吕童，一定要添旺炉火，待炉火

烧得白色无烟无光时，即叫醒他，他要对丹药“飞伏”：

“小师弟，你可千万不能忽视‘飞伏’啊！只有做了‘飞伏’，药物才能升华改变其性质。也就是说，做完了‘飞伏’，这炉丹药才算炼成了……”

黑吕童似懂非懂地连连点头。

张果老进卧室后，黑吕童就坐到炼丹炉前，全神贯注地烧着炉火。到了夜半子时，烧着，烧着，眼看炉火由红变紫，由紫转青，再由青变白，渐渐地就没了烟和光亮……

黑吕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慌忙起身就要进卧室去叫醒张果老。这时，忽然“扑”地一声，从墙上跌下一物。

黑吕童定睛一看，又是那似狐非狐、似猴非猴的怪物。

那怪物一落地，就对着黑吕童百般戏逗，又向丹炉撒泥沙，气得黑吕童两眼发黑，血直往头上涌。黑吕童勃然大怒中，随手抄起一根棍子劈头就打。可是，那怪物太机灵了，左闪右躲几下后就跃出墙头，腾身跳了出去……

此时，黑吕童早已气得怒发冲冠，于是也紧随其后追了出去。然而，一到了外面，黑吕童却无能为力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那怪物几下子就跳进树林中隐没了。

沉睡中的张果老听到黑吕童的吆喝，急忙翻身下床走出了卧室。这时，他看见一只像黑吕童描述的那种似狐非狐、似猴非猴的怪物在灭火开炉掏丹。

张果老见状，厉声大喝道：

“呔，何方怪物，敢来动我丹药！”

怪物听到喝叫，急忙转身就逃。

张果老紧步追赶……

那怪物几个腾跳，跃出墙外，然后攀住蔓藤，几个急荡，就跃上了陡峭的崖顶。随之，它又发出一声尖啸，不见了踪影。

张果老无奈地对着崖顶暗骂一声：

“孽障！”

当张果老返回炼丹房，见黑吕童已回来，两人急忙重理丹炉。遗憾的是，丹药因没能适时“飞伏”，已经凝结变性。一炉即将炼好的丹药，又成了废物。

黑吕童嘤嘤地哭得伤心极了……

张果老劝慰他：

“小师弟，莫伤心，这炉丹没炼成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来嘛！”

黑吕童便抹了泪水，又帮着张果老操作起来……

正当两人忙乎着时候，真武君突然现身飘落到炼丹炉前。张果老施礼后，便向他谈起炼丹中两度遇见似狐似猴的怪物的事情：

“真武大帝，它们是什么怪物？”

真武君听后笑道：“唔，山鬼也想长生不老！”

“山鬼？”

真武君捻着五柳银须，告诉张果老说：

“此似狐似猴的怪物叫‘山魃’。山魃比狐还刁，比猴还灵，人称‘山鬼’。说它坏，它从不伤害人畜；说它好，它又常常戏逗作闹。此怪物很罕见，往昔在齐云山云阁崖曾有一对，已多年不见，近日大概闻得炼丹药香，它们也想得道成仙，所以才跑来了……”

张果老听后不由乐道：

“呵哈，连孽兽也想长生不老，难怪人间帝王都想万寿无疆。可谁又知，最好的丹药，也只能治病，不能长生呀！”

真武君不由颌首道：

“可见人和孽兽是一样的无知。人间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无奈的是有位不能保长生呀！唉，无知者多可怜啊……”

张果老频频点头，然后说道：

“孽兽无知，但却刁顽，两度坏我丹药，果老欲除之，真武大帝意下如何？”

真武君听完，略微沉思了片刻，摇了摇头，说：

“果老，此孽兽虽顽，但如前所说，它们从不伤人害畜，更何况它十分珍惜，且能腾云驾雾，其性情介于妖仙之间。如果，它们不偷吃丹药，冒犯天戒，您万万不可诛杀！”

张果老稽首说：

“真武大帝所言极是，您尽管放心，果老一定遵意行事……”

张果老与真武君话别后，即与黑吕童来到山魑逃走的山崖前，用朱砂丹笔又点又画，并在峭壁上书写了“灵崇”两个苍劲飘逸的隶书大字，写毕，他闭目念道：

灵崇灵崇，
灵在峻峰；
丹笔一挥，
峻峰显灵崇。
灵崇镇妖邪，
灵崇驱逐山鬼和兽虫！

念罢，张果老仰首对天，又默念了三道咒语，才和黑吕童一起走回丹房。

两人只好重新点燃炉火，配制药物，炼起丹来。

丹炉烧了七七四十九天，炉火由红转紫、转青、转白，眼见丹药就要炼成，张果老又向黑吕童作了交待，然后装着呵欠连声，走进卧室去了。

张果老进卧室不一会儿，那似狐似猴的山魑又溜来了。

山魑对着黑吕童戏逗。黑吕童站起身去追赶，追到屋外，追

到山崖前，那山魃几个纵跳便上了石梁。突然，从峭壁顶上闪出两团红光，直照得整个石梁明晃晃的。红光下，只见石梁顶上蹲伏着一只青毛狮子，那青毛狮子正眼射凶光，口似血盆，仿佛要直扑下来。山魃一见，吓得“吱吱”地连声怪叫，夹尾缩颈，跌下石梁，哀叫着逃进了丛林。

这时，另一只山魃见丹房里没人，就从墙上跃了下来，潜到炼丹炉前去掏丹药。

张果老突然闪了出来，大声喝斥道：

“大胆孽兽，休得胡闹！”

山魃回头一瞅，见是张果老端端正正地坐在面前，吓得傻愣住一动不动。张果老对着山魃把拂尘一扬，“轰隆”一声，一颗小药弹在山魃怀里炸裂开来。吓得那山魃魂飞魄散，没命地一窜，把炼丹炉一下子撞翻倒在地上，把丹药散了一地。

张果老见此情景，恨得当即就要灭掉那山魃的性命。可是，他一想到曾答应过真武大帝的诺言，便略微愣了愣神。就在张果老这稍一犹豫的片刻，那山魃眨眼之间就跃出了墙头，逃了出去……

那山魃逃到崖前，攀藤而上。正待要攀上崖顶，突然看见崖壁上的“灵崇”两个大字闪起红光。只是一瞬，红光霎时间化成两团灼灼的火球，照灼得山魃毛焦肉烫。山魃一声尖厉哀号，从峭壁上腾空跳下，钻进草丛，如丧家之犬般往山下逃去。

此刻，张果老心想，如果不除掉这两个孽兽，看来今后自己根本无法安心炼丹；再说，事不过三，两个孽障一再毁了丹药，且打翻了炼丹炉，显然已经是触犯了天条，应将两个孽兽灭掉正法。

于是，张果老携黑吕童沿着山魃留下的踪迹，一路往山下追去。

两个山魃已是半妖半仙之物，自知即使逃到魔法再大的妖孽群中，也难逃张果老的法力无边。因此，便决定逃往蓬莱仙阁，哀

求玉帝王母慈悲为怀，也许还能侥幸留条生路，投胎凡间。于是，两个山魃便一路往西逃亡而去……

张果老和黑吕童一路向西追去。当他们两人追到塔山脚下，看见八仙之一铁拐李正独自饮酒，于是，两人降落祥云，飘然而下。

张果老施礼后，不由调侃起铁拐李：

“师兄，多日不见，酒量是否长了许多？”

其实，张果老自从到老龙脊山炼丹后，滴酒不曾沾过，这时闻到酒香后，早已犯了酒瘾，恨不得立马抱起桌上的酒坛子就喝。

铁拐李还礼后，便招呼张果老和黑吕童一起喝酒：

“果老师弟，看你风尘仆仆的样子，赶快饮饮酒解解乏吧！”

张果老咽着口水，言不由衷地说道：

“师兄，我不能多喝，我还要急等着灭山魃呢！”张果老一边推辞着，一边毫不客气地端起酒碗，一连喝了九大碗。

一口气喝完了这九大碗，张果老已经是半醉了。当他和铁拐李辞别的时候，便硬着舌头说道：

“师……师兄，等我灭……灭了那两个山魃，我再和你喝……喝十碗……”

祥云如羽毛般在缭绕，鲜花瑶草老是在眼前晃来晃去——张果老自己也觉着今天喝猛了一些。他扶着黑吕童的肩膀，脚步踉踉跄跄。但是，张果老仍然嘴里喃喃地念叨：

“好酒，好酒啊！”

黑吕童架着张果老走路，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。但是，他还是不由好奇地询问张果老：

“好酒，这也叫好酒？它能比那万年口子王还好吗？”

此刻，张果老一听黑吕童提起那醇香扑鼻、绵甜甘冽的口子王，不由得垂涎欲滴：

“嘿，师兄的酒怎么能和口子王比？当年，西王母曾赐给我一口，简直是无以伦比！嘿，万年口子王哪！”

因为像口子王这种最高档仙家玉液，黑吕童还从来无缘品尝过。不过，他却并不觉得口子王是到底怎样的珍惜而名贵。黑吕童一边扶着张果老走路，一边自言自语：

“可惜太少了，只一口！”黑吕童觉得如此好酒，只一口，实在不过瘾。

“哪里？一口足矣，那样好的东西，多用一滴也是罪过啊！”张果老说罢，舌尖里似乎也充满了无限韵味和万分感叹。

黑吕童仍觉忿忿不平，他气哼哼地说：

“哼，西王母也太抠门了！一口，就给这么一点点儿，跟眼药水似的……”

张果老拖着发直的舌头，摇着手中的拂尘，说道：

“你，你不知道！眼药水……哪能和口子王比……要不然，你喝眼药水，我喝口子王……”

黑吕童嘻笑着摇摇头，继续赶路。

张果老的脚步，仍然充满了朦胧的醉意。两人相携着追赶山魃的踪迹，全凭着黑吕童作导引……

这时，在一座幽静林深的大山脚下，黑吕童停了停脚步，犹豫了片刻。然后，他狡黠地眨眨眼，扶着张果老在一个岔道上拐了弯，与追踪山魃的路线背道而驰。

张果老边走边醉意朦胧地嘟囔：

“万年哪，口子啊，是王呵……”

黑吕童停下了脚步，问张果老：

“你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张果老抬起头，睁开惺忪的双眼，见是一个偌大的洞府。只见洞门紧闭，刻有匾额：“琼浆宝库”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。